

火车带我去思念

冯朝辉

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远离家乡，南下宁波工作。由此至今，将近10个年头里，除了女儿出生的那年，但凡长假，必定辗转千里回到家乡。这中间，乘坐得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。我经历了中国铁路近些年来提速与升级，经历了从普快到特快，从特快到直快，从直快到动车，从动车到高铁的步步变迁，我和我媳妇是中国铁路蜕变升级直接受益者。我们的行程由最初的近24小时，缩短为最近的6小时。

刚工作那会儿，从老家出发回单位，不得不到上海中转。乘坐的火车又是K字头的普快，说是普快，其实差不多也是见站就停的慢车。上了火车，一路晃晃悠悠，车厢铰链卡扣的摩擦声，车轮与铁轨接头的撞击声，阴阳调和，不一会儿就把人拽入梦乡。一觉醒来时，又是一站。一站启程，又是一觉。走走停停，天色总是间断着、跳跃着暗淡下来，仿佛有人手动调节着天空显示器的亮度。

庆幸的是我在华北平原的京九线上讨到了老婆，这事儿让我娘高兴了好一阵，因为她再也不用担心她的“路盲”儿子，在挤了一夜的火车之后，还要在人潮汹涌的大上海进行中转换乘了。每次返回单位，我和我媳妇都搭乘T字头的夜车，行程消耗由原来的24小时，缩短为21小时，铁路大提速后，又缩短至18小时。

为了赶上这趟车，我和我媳妇总要在半夜两点钟启程出发。好在岳父家离火车站不是很远，冬夜打不到出租车时，徒步走到车站也就是半小时的时间。岳父岳母为了让我们多休息一阵，常常提前一小时起床，为我们做饭收拾。有时又干脆不睡觉，一直熬到叫醒我们的钟点。

那些年，那些赶火车的日子，一家人在静寂的冬夜摸黑出门。岳父最先下楼打开储物房，铁锁碰触房门的声音总是清脆得让人警醒。岳母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，我和岳父扶着大行李箱跟在后面，妻子拉着小行李箱走在一旁，窸窣窣窣的脚步声、车轮声、行李箱的滚轮声，穿越过一条坑洼的小道，将浓黑而深邃的冬夜，撞击成细碎的小块。没有月亮，星星分外的明，残雪尚未消融，月台上分外的冷。岳父岳母开口叮咛时总在嘴边挂着一团玉白的哈气，那团哈气，遮住了铁轨上驶来的微茫的光，那团哈气，终归在铁轨的一端，化作星星点点的微茫。



爱与被爱

王杰

与老公一起开车去恩美儿童福利院，绕了很多路还是没有找到。向一位和善的老人问路，他指点着说了很多，见我们还是一头雾水，就说你们还是坐338路公交车去好了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了305路公交车，然后转338路。知道我去儿童福利院，338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很热心，详细地告诉我具体的方位。根据他的指点，我下车后走过小桥往右拐，一眼就看到了儿童福利院。

那是一月份中最冷的日子。我选在这个日子去儿童福利院是有原因的。记得大外孙周岁生日时，我与妹妹抱着他一行四人特地去了一趟宁波慈善总会。虽然一周岁的他还不可能懂得世上的事情，但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。看到他瞪大眼睛很认真地看着我们的样子，我与妹妹都很开心，觉得这个生日过得很有意义。今年一月是小外孙周岁生

岳母常说，花在中国铁路上的钱，都是从中国铁路上挣回来的。这话一点没错，我岳母应该算得上铁路世家出身，她的父亲及兄弟姐妹一家人全部都“奔驰在铁道线上”，而她自己，除了在地方铁路局里担任一名幼儿园老师，还嫁给了一名国铁的火车司机。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，我媳妇至少应该算是一名铁二代。

我岳父说，他从小就喜欢小火轮，那玩意儿，在他跟他的母亲回姥娘家省亲的路上就深深迷住了他。那时的小火轮，是“东方红”号的蒸汽机车，有着高大的烟囱和健硕的轮毂，冒着浓郁的白烟，发出让人振聋发聩号叫，“呜呜呜——突突突突”——我的岳父绘声绘色地跟我重现了当时的场景：浓烟滚过的月台，一脸憧憬的少年，在那一刻便情深意笃地下定决心，要跟“那玩意儿”耗上一辈子，于是后来，他便成为那名让地幼儿园教师情深意笃的国铁火车司机。

从我国最后一批蒸汽机车到新一代燃油机车，我的岳父见证并践行了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。从司炉到副司机再到司机，我的岳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跨越。1981年，他成为系统里最年轻的火车司机，也是那一年，岳母生下了一个女孩，就在那个 month，他的工资第一次拿到了100元，人生就像搭上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，天心月圆，华枝春满。

我的岳父送了我一块北京铁路局发放的纪念手表，手表的背面刻有“北京铁路局安全生产2000天纪念”字样。这些年我一直戴在手上，一来，这代表着我和我媳妇与中国铁路浓浓的情分；二来，我自己也是做安全工作的，一枚刻有安全生产纪念的手表箍在手上，也想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握安全，坚守安全。

悠长的铁轨仿佛悠长的思念一般蜿蜒无尽，那是系在我们身上，拽在故乡手中的长线——无论天有多高，无论飞了多远。

我媳妇初来投奔我时，我提醒她说，我这边租住的房子离火车站很近，晚上火车经过时吵得很啊！我媳妇说，没关系，我就是铁道边长大的孩子啊！

为了图便宜，我当时租住在毗邻铁路的一幢居民楼里。南阳台正对着铁轨，仿佛触手可及。铁路旁长满了葱翠的水杉，白天望向窗外，我们惊艳于水杉树的俊拔风姿，加之黝黑的铁轨蜿蜒无际，好像上帝随手在俄罗斯风情的插画册里扯掉了一页，糊在我们南墙上。夜里四下静

日，虽然他现在在美国，那就由我代他去一趟儿童福利院，感受爱与被爱，与远隔千山万水的他一道分享生日的快乐与意义。

把爱心与生日连在一起，缘起在美国看到有人领养孩子的感慨。那是2005年的夏天，当时女儿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城市读书。一天与女儿一道去郊游，看到一对白人夫妇带着三个孩子，大的孩子是白人，另外两个是黑人。看到我不解的神情，女儿说，这两个小的应该是领养的孩子。去年在美国，一次与女儿一家去参加他们一个朋友孩子的生日派对，看到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两个穿着漂亮连衣裙的中国女孩。看到我对这两个孩子很感兴趣，他们告诉我，这是几年前他们从中国领养的孩子……

有了这两次感动后，我在想，我也要让孩子生日过得有意义，让他们从小就有爱心。

总第 5563 期 本版摄影 梁溪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

寂，机车飞驰的震颤，让整个房间筛糠似的抖动起来。惊得我媳妇高呼：“天哪！离这么近啊！”

出租屋里没有热水器，一年四季只能名副其实地“冲凉”，家具也极为简陋，勉强能维持日常使用。后来我们几经搬家，最终买的房子还是落在火车站的旁边。现在思量起来，一点不觉得那些租住岁月的凉薄与艰辛，相反，在午夜梦回时，耳畔恍惚听到风驰电掣的火车声，觉得躺在岁月的颤动的怀抱，是那么的生动，那么的踏实。

前年开通的动车，第一次把回乡的旅程缩短成了个位数。往往是一打啤酒还没喝完，一只烧鸡还没啃干净，就要和车厢分手啦。

据说，思乡是人类的一种本能。人类都有一种回到本初的愿望。那些“生于斯，长于斯”的旧时光，就像压在箱子底的老照片一样让人怜惜，让人唏嘘。而一样的时光，根植在孩提时代的沃土中就会生长得异常从容。譬如说一条旧马路，一畦油菜田，那或许是你童年时代的大部分的生存空间，你的喜怒哀乐，你的晨昏日暮，全于此尘埃落定。你熟知马路牙子上白杨树的每一只眼睛，你了解油菜地里所有狗尾巴草的枯荣，你能闻得出是哪家邻居炖了鱼，哪家新煮了老玉米，你知道什么时段收音机会放一首小情歌，几时夜里会响起嘹亮的汽笛。这便是故乡，是童年，是凝练的旧时光，是本初的好日子。

铁轨连着家乡，是悠长悠长的思念。火车带我们穿越，回到记忆的故园。适逢春运，我又将坐在火车上，看一窗一窗的风景变幻。火车速度在提升，故园的距离在缩短，而思念，从来就是呼啸而来，盘亘无边。

在暖暖阳光下，恩美儿童福利院显得很干净也很温馨。面对崭新的大楼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是不久前刚刚建造好的，原来的旧房子拆了。进入福利院大厅，抬头就看到墙上的许多照片，其中有不少是国际友人领养孩子的合影。我一张张看过来，细细地体味着其中的融融暖意。后来我还去看了一个仔仔班，里面都是才五六岁的孩子。穿着整洁冬装的孩子看到我都很高兴地围上来，很有礼貌地说：奶奶新年好！我的内心十分激动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尽管这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来到了这里，但在全社会的关爱下他们还是快乐的。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他们一个个争着告诉我，尽管听不太清楚，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过程，一个真切感受幸福的过程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想起一句名言：爱与被爱给生命带来了温暖与幸福。



终于被批准“暂时辞职”，却要挂一个“名誉院长”的头衔。我又一次花费不少口舌，把这个头衔也推掉了。在一个极为隆重的辞职仪式上，我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，现在还能找到录音——

感谢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。但是，刚才几位领导对我的评价实在太高，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。（众大笑）

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，而且天地良心，确实做得不错。（热烈鼓掌）但是，这不应该归功于我，而应该归功于“势”，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。我，只是顺势下滑罢了。

想起了一件事，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，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，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。但是，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，那次不是有意滚雷，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记者说，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，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，你还是顺着“主动滚雷”的说法说吧，这样彼此省力。但是，这位排长始终坚持，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

结果，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，现在他们都已成了省军区副司令。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员了，仍然是农民，在农村种地。有人问他是否后悔，他说：“我本是种地的，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，那才后悔呢！”（鼓掌，笑声！）

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，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，差不多。因此，他是我的人生导师。（热烈鼓掌）

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”所不同的是，我没有田园，连荒芜了的也没有。（笑声）

因此，我不如陶渊明，也不如那位排长，无法回去，只得寻找，去寻找我的田园。

找到或者找不到，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。（热烈鼓掌）

谢谢！（长时间地热烈鼓掌）

半个月后，我就裹了一件薄棉袄出现在甘肃高原上，独自向七世纪的阳关走去。

我要从事的文化考察，有一个大方向，却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课题，因此无法申请任何经费，只能全靠自己支付。这对于当时的我，实在是非常困难。感谢妻子马兰，她说她虽然不“走穴”，却也积累了四万多元存款，可以帮我成行。

一路上见到最多的，是古战场上密集的坟堆，很少见到人，我想，这儿，应该就是我的祖先一会儿匍匐沙丘，

一会儿呼啸扬鞭的所在，应该就是我的姓氏飘荡而来又飘荡而去的地方。

归去来兮。古代羌人在这儿变成了唐人，又在这里改成了余姓……家乡可以很近，也可以很远。生命可以是五尺之躯，也可以是万里苍原。

祖母去世之后，我很少回家。以前是因为繁忙，后来是因为远行。

爸爸、妈妈很能经常见到我，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。对于我写了什么书，走了什么路，怎么做了院长，又怎么辞职，他们都不清楚。几个弟弟有时会提起一句半句，也进不了他们的耳朵。

我永远在远方，只有马兰每隔几天打一个电话去请安。马兰当时还带领着剧院在各地巡回演出，忙得很。爸爸、妈妈当然听得懂马兰的普通话，但当时的马兰，还听不太明白妈妈那种露了不少家乡口音的上海话。有一次，马兰问妈妈还需要什么，妈妈的回答中有两个关键字怎么也听不清楚。绕了好半天，终于知道了，妈妈说的是：“寂寞，就是太寂寞。”

马兰一直在想着“寂寞”这两个字，后来与我的几个弟弟商量，能不能给老人家搬一个家，最好靠近一个大一点的公园，可以经常去散步。一切如愿，家搬成了，紧靠着上海一个新开辟的大公园。但奇怪的是，妈妈去过两次公园就不去了，她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是附近一个菜场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